

滇西集

李丽琴 著



云水间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云水间

滇西集

李丽琴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 昆明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滇西集. 云水间 / 李丽琴著. -- 昆明: 云南大学
出版社, 2022
ISBN 978-7-5482-4574-2

I. ①滇…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80994号

滇西集——云水间

DIANXIJI ——YUNSHUIJIAN

李丽琴 著

策划编辑: 张丽华

责任编辑: 张丽华

封面设计: 刘青青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鹰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总 印 张: 22.25

总 字 数: 560千

版 次: 202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4574-2

总 定 价: 80.00元

地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若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3646096。

目 录

· 大地芬芳 ·

守住年味·····	3
柿饼霜·····	8
踏雪千狮山·····	12
剑湖记·····	18
满贤林千狮山·····	30
民族艺林中的惊世奇葩·····	40
走着走着花就开了·····	52
大理古城的清晨和黄昏·····	57
大理月色·····	60
三月之街·····	62
樱花浪漫·····	68
清心得福·····	71
苍山之麓有美坝·····	74
洱海三题·····	79
春天的洱海之源·····	88
春天里有关幸福的片段·····	101
潜入梨花溪·····	117
樱花谷樱花开·····	120
梦紫罗古箐·····	123
鸡足山记·····	126
无量山记·····	138

蜜香石竹·····	150
玉溪纪行·····	155
丽江记·····	166
香格里拉记·····	172
八月，与一条江的相遇和别离·····	199

· 草木美好 ·

红 蓼·····	211
木 槿·····	215
柴 胡·····	220
续 断·····	223
白 沼·····	228
灯芯草·····	232
火 棘·····	237
蒲公英·····	241
灯盏细辛·····	245
水 仙·····	249
蟹爪兰·····	252
君子兰·····	255
文 竹·····	258

大地芬芳

水与水相遇，是令人欣喜的事情。原先细细弱弱的水流，渺小得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到达一些平坝或谷底相互牵手之后，它们汇聚成一条条以江或河为名的水流……变得宽阔、沉稳、不慌不忙。



守住年味

1

回老家的第二天是小年。

小年是北方朋友说的，但小年所表达的意味同样是滇西北老家年味的一种。老家人的白族语里不说小年，只牢牢记住过年前要选一个日子来扫尘。北方朋友的小年是指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但我们显然不一定是这一天，也不具体指哪一个日子，只说腊月二十三开始，要抽一天日子扫干净房檐屋角的尘埃。

母亲扫尘，总是戴着斗笠。她用一根长竹竿绑上老家特有的竹扫把（有时候干脆从门外砍一根竹子，把中下部分削平滑，用顶端部分）去扫高高的房梁椽子。大概是人人都免不了有不规范的言行，又或者是母亲不希望上天知道我们一年中到底犯了多少小错，到底说了多少大逆不道的话，她做起这些事总是很利索，“唰唰唰唰”就把炊烟熏在房屋上的那些墨一样的尘埃以及蛛网扫去，再一点点把楼上楼下彻底清扫。老家房屋多，通常是一天半天下来，她才把家里家外打扫清爽。那是个不轻松的活儿，仰着头扫的过程非常折磨人的脖子，但母亲总是很痛快惬意的样子。

母亲在扫尘的同时，也扫走了光阴。时光在她的笤帚下悄然流逝，一年一年，送冬迎春，从容不迫。她老了不再扫尘的

时候，我们就要每年扫尘了。

和母亲不一样的是，她坚守在老家的炊烟里，每天让炊烟在瓦楞中升起，心甘情愿，不离不弃，而我们常年在外，每年只回老家几次，过了年又匆匆离开。

母亲扫尘很少让我们参与，也很少跟我们做一些有意义的解释，好像很肯定我们长大了自然会继承这一项她看起来很重要的大事，我们小时候就通常一边写作业一边看她打扫。但我扫尘的时候孩子们经常参与，她们小的时候，我不告诉她们灶王爷的事情，说要过春节了，咱们要把家里彻底打扫干净，让花木也和我们一起健康快乐过大年。她们有时就递过来一顶报纸叠的、画着小兔子的圆锥形帽子，还会忙前忙后参与清扫和给花木贴红纸条，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有趣。2016年小年，我忽然不如母亲自信了，逐渐脱离乡村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把扫尘当成一件大事。

扫尘，是年味的一种，更是一种健康的民俗。我们要扫去的不只是形式上的尘垢，更要扫去心里的尘埃，灶王爷的记事簿只是传说，让我们的言行经得起天地的检阅才是真理。若干年后我也会老去，希望她们这一代人会和我们一样自觉自愿去传承民俗，懂得这是一种文化并去尊重和传承。

2

过年，离不开说神佛。

我们提神佛，是指我们要去敬祭的寺庙里的神佛像，比如我们每年必去的一个叫分江神庙的寺庙里有城隍、本主、菩萨、财神、龙王、山神土地等数十尊神佛像。这些神佛在春节享有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去寺庙里举行一些

敬祭仪式活动，杀鸡，煮肉，然后加上干果、水果、饴糖……
——敬过神佛后就在寺庙里（或周围）食用。

这是在我们心底根深蒂固的一种年味。

我对神佛有很重的敬畏之心。神佛在我的心里是惩恶扬善、拯救人类、解人困苦的仁爱之士，现实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仁爱之士，我同样把他们当成神佛一样去敬爱。和很多母亲一样，每一年去寺庙敬神，我都在心里向神佛提一些祈求和愿望，希望神佛保佑我的亲朋好友安康顺意，希望风调雨顺，然后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之后我开始矛盾和纠结。一年年过去，我越来越觉得我的愿望很好，但我的方式一天天离谱，在和许许多多与我一样的人的所谓虔诚中，污水飘流，鸡毛满地，塑料片随风肆意飞舞，“香雾”常常熏得人流泪不止……尤其是一座长满青松的山坡上满是塑料袋、饮料瓶和鸡毛，让人无法在青翠的松树间呼吸到清新空气时，我在神佛前提出了文明祭祀的祈求。污染环境是种罪过，我已经看到了一群群祭祀者的烦躁、勉强和急功近利，祈愿能考取功名的学子们一边在孔庙前烧香，一边把塑料袋扔向旁边的山坡……这已经违背了祭祀的初衷，我不希望这种罪过越犯越大，就在这个春节简化了一些形式，在家里做好祭祀物品，再背到寺庙里虔诚敬祭。

祭祀是很多地方过年的活动之一，祭祀的意义在于尊重民俗文化和自省自律。我的家乡也完全可以创造出一种干净清爽的祭祀环境，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在其中了解我们的本主和城隍等，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并懂得尊重和敬畏。

我始终相信，只有虔诚加文明，才能把年味传承得更好。

我期待一种新的改变。

汤圆、粉蒸鱼、猪头猪尾……每一年春节，我们都竭尽全力要吃尽这些象征着圆满、富余、始终、长久等意义的菜蔬佳肴。2013年，2014年，2015年，旧的一年刚送别，马上又进入新的一年。梅树在一次次的花开花谢中变粗变老，人也在这一年年送旧迎新中长大和老去。2016年，老父亲的人生走到了第七十二个春秋，大姐要在大年初四约请亲朋好友去本主庙磕头祈福，女儿也穿上了绣有“踩小人”字样的红袜子。在老家，过完年，到了本命年的人们都要做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或拜佛祈福，或捐修庙宇，或修桥补路，希望通过做一些善事化解本命年可能带来的种种不顺。

老父亲年年春节去本主庙祭拜，但他不迷信，他比较注重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他相信修桥补路能惠及别人，根本不认为为不可为之事的人通过做一些祭祀活动就能万事大吉。大姐很尊重习俗，深信跟她去本主庙磕头吃饭的亲人越多就越能化解她本命年可能遇到的不顺，甚至希望我们不要值班也跟她去祭神。相对于四十八岁，女儿二十四岁和父亲七十二岁的本命年并不是个事，我不知道家乡人如何推理，在他们心中，男人三十六岁和女人四十八岁的本命年才显得重要，他们甚至于忽略了本命年的年份所在，认定“三十六”和“四十九”这两组数字，觉得这是人生中的重大“关卡”，男人本命年之前一年的春节就大张旗鼓去寺庙举行盛大祭拜仪式了。这很多时候让我不得其解，从虚岁来说，女人四十九岁真的是本命年，但男人的“三十六”实际才三十五，不到属相年，并不是真正的本命年，只能说，这种活动的意义在于解除人们心里的障碍。

家乡人对本命年的重视程度从一定意义上彰显着人们对

生活的热爱程度，从科学上来说，女人到了四十八岁就进入更年期，身体机能发生变化，如果不调节心理和加强锻炼，很容易生病，真的是人生的一道“关卡”。按常理来说，男人到了三十五六岁，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人生较为奔波的时段，事业和家庭的顺与不顺都会体现在这个时间段，在失意或得意的情况下，人容易冲动，难免会有不稳妥之举，稍有不慎便会出现难以收拾之局面，这就是人们认为这个年龄段祸端多的原因。这么看，还真的算道“关卡”。

过年也是新春，不仅是本命年，在家乡，人人都在这个时日做一些总结和打算。“凡事要忍，谨言慎行。”在家乡人的劝诫之言上，我每年给女儿，也给自己加上了“认真工作，与人为善”八个字。对于这种特殊的年味，我想只有守住为人行事的基本底线，才能守得住它。

柿饼霜

冬日到一古村落，见到一家院子里晾晒着几大簸箕还新鲜的柿饼。村子后面的山坡上，很多老柿子树的叶子都落光了，七八株虬枝峥嵘的老柿树上，满是红艳艳的柿子。主人说，晒着的是准备做柿饼霜的，因为摘柿子比较麻烦，山坡上的就不一定去摘了。

柿子和柿饼勾起了我浓浓的乡愁，对于它们，我并不陌生。小时候，每到深秋赶集日，街上就会有软柿子卖了。那时候买柿子不称重，卖家把软软的柿子一个个摆放在铺了稻草的簸箕里，价格按柿子大小来定，小一点的七八分钱一个，大一点的一毛钱一个。大人上街常会给老人小孩买回几个，我父母亲上街也经常给我们买回几个。那时候吃的柿子，都是软软的，把皮撕开一个口子，就可一口接着一口吸个干净。

到寒冬腊月，家里又会有大伯父送来或是父亲去县上开会时从大伯父家拿回来的霜柿饼。大伯父家在县城东面的剑湖附近，家里有几株很高的古老柿树，那时交通不便，我们兄弟姐妹都没到过县城，没到过伯父家，没见过柿树，不了解柿饼的制作过程，我们不知道柿子表面那层霜叫柿饼霜，还以为是为人为粘上的粉。

其实我们小时候父亲也在院墙外的园子里种了柿子树的，

柿子树旁边有苹果、梨、石榴、木瓜、板栗等果木，只是柿子树一直没开花结果。老家在大理州最高峰雪邦山麓小坝子，与大伯父居住的剑川坝区相距六七十千米，但海拔高了几百米，气温也常年比剑川坝低几摄氏度，整个乡镇没见过有其他柿子树，我们也无从知道那红艳艳的柿子是怎样长在树上，怎样采摘下来，又怎样做成柿饼的。因柿子树常年不结果，我们都以为是老家的气候土壤不适合柿子树生长，它应该不会结果。母亲还因为柿子树占地一度唠叨让父亲把它砍掉，只是父亲坚持留着并不准任何人伤害那些他栽种的果木。因不结果，又长在墙边背风地，我们也从来没有走近观察过它。

后来家中盖了新房子，随着房屋结构的变化，老房子拆掉了，柿子树被新起的围墙隔到了园子外面，我们从大门进出都能看到它。某一年，那株被父亲呵护了二十多年的柿子树居然挂满了果子，盼了几十年的柿子终于红艳艳地挂在家门口，令老父亲高兴不已，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欢喜，逢人无不得意地讲述他呵护柿子树的经过。

事实上，我们以为柿子树不开花的想法是错误的。柿子树开花的时间是5月底6月初，但它长在墙边，叶片肥厚，又跟我们进出的道路隔着一个鱼塘，不走近细看，根本看不到它开在枝杈之间的小花朵，而在它没有结果之前，我们都没有在那个时间段走近过它。那些柿子树开的小花朵呈鹅黄色，每一朵都朝下开着，花瓣厚实坚韧，很像爆米花，花底有四瓣大的绿色花萼。那花萼随着柿子的长大越发硬实，到我做柿饼时还牢牢地托着柿子。它低调，内敛，是我们以前没有发现它开花的主要原因。

也是柿子长在我们自己家才知道，它不是在树上就成熟到软了可以吃的。尽管树叶落光，柿子历经风霜由绿变红，但刚

从树上采摘下来时它们都是又硬又涩，那些小时候我们从街上买来，吃着香甜的，都是在稻草中放置一段时间才变松软的。而柿子也不会自己轻易从树上掉落，采摘柿子需要用手拧，要是柿子树高大，还需要网兜长棍什么的，比较费时费力。

在老家镇子没见过第二棵结出这种大柿子的柿子树，但在剑川坝区它们是常见的。它们多半生长于山坡、田野和房前屋后，有时，路边就可以看到几棵。冬季，它们落光了叶子，红艳艳的果子和炊烟、瓦楞一起，构成了今日乡村勾人乡愁记忆的美景。而我们小时候在集市上见到的买卖软柿子的那些场景，已经很难见到了。那时候贫穷，有柿子树的人家会在柿子变黄的时候想方设法把柿子摘下来，数着个儿卖给来收购的小商贩，小商贩买回家后一层稻草一层柿子地装箱，捂个十多天就把捂软了的柿子挑拣出来上街去卖，一个柿子挣两三分钱。现在生活好了，没有人再去贩卖软柿子，除了制作柿饼霜，很多村寨的柿子人们都不怎么去采摘了，任由它们美美地留在树上，供鸟儿啄食。我则因为家有柿子，能自己体验制作柿饼霜了。

柿饼霜是一种中药。在中医领域柿霜可以生津利咽、润肺止咳。《医学衷中参西录》云：柿霜色白入肺经，其滑也能利肺痰，其润也能滋肺燥。我认识的一位中医医师说，柿霜温水化服，可治慢性支气管炎、干咳、咽炎。过去我们多半是煮着吃，虽然年年都能吃到，但因家中没有柿子，制作柿饼霜的过程被我们忽略了。看着一树红艳艳的柿子，我决定要自己学会制作柿饼霜。

我是做了两次才掌握制作柿饼霜技巧的。第一次做时，我依着生活中听来的做法，剥皮、晾晒、拿捏、捂放。因最后捂放时间不够，只有柿饼没有柿饼霜。如今信息发达，网络上一搜，各种做法都有。2021年冬第二次做时，我先看了几种做法

的程序介绍，仔细思索每一道程序的作用、意义和自己上次没成功的原因，在心中确定了自己的制作方法。

拿了小妹摘的一袋柿子回来后，我先用水果刀剥皮（柿子皮要晒干备用），后用棉线系成串挂在窗子边晾晒，隔三五天柿子外层表面发干后轻轻揉捏一次促软又继续晾晒，三五天后晾晒至柿子表面起皱时再捏第二遍；把柿子捏软后再晾晒至表面起皱时继续捏第三遍，此时柿子已经全部变软，继续捏成饼状后放簸箕里晾晒至软硬适中；最后将柿饼和干柿子皮成层混放装入小桶封闭存放。十多天后打开，看到柿子已经有了柿霜但比较稀薄时再继续存放；再过十多天（共一个月左右时间）打开，柿饼表面已经有一层白而甜的厚结晶。我的柿饼霜终于制作成功了！

我把制作过程中拍摄的图片放到一起，做了个帖子保存。柿饼霜制作成功才知道，上次做时我除了缺乏耐心，有些程序也被自己轻易忽略了。做柿饼霜和做别的农特产品一样有很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自己的作用和意义，只有仔细揣摩，不断思索其中的道理，方能了解其中的真意。

父亲给我们留下了一棵柿子树，让我们学会了做柿饼霜，学会了耐心思索，但他已于2019年冬天去世了。柿子树，柿饼霜，更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乡愁。

踏雪千狮山

下雪时上千狮山，是多年来的一个期盼。在滇西北剑川小城生活，常常生出一些与季节有关的盼望。春天的雨和叶芽，夏天的风和花朵，秋天的云和稻花，冬天的雪和梅竹。这些自然物象与大地事物的密切关系，常常会给人一些惊喜，把生活装点得异彩纷呈，把日子撩拨得有滋有味。

2015年1月10日，星期六，是小寒第五日。早晨，雪正纷纷扬扬地在窗外飘落。从窗外往下看，那些院子里的菊花上已经披了一层薄裳。和先生整装下楼，地面上已经有一层薄薄的积雪，天空灰蒙蒙的，望不到边，雪鹅毛一般继续添加到黄色的小花朵上。

在雪中行走是件美妙的事情，雪花一片一片飘到雨伞上，脚下的声音随着雪的厚实由叽喳叽喳变成了咔嚓咔嚓。踏入景风公园大门，见到的是一个宁静清新的磅礴场景，雪花肆意而轻盈地飘飞在各种植物上，柳树、杨树、紫薇、合欢……洁白的花朵落在这些光秃秃的枝干上，不仅没让它们显得苍白，反而生机盎然。翠竹不愿意被压得东倒西歪，时不时抖落一些雪，扭动柔软的腰肢；松柏挺着坚硬的腰身，任雪花歇得再厚，也不肯弯一下腰；白蜡树盖着厚厚的雪被，露出头来的叶片沾着化了的水滴，油亮油亮的；石板和花盆被雪装扮成一个个方形